

逮住“商机”想发财 黑诊所被查

快报讯(通讯员 王锐 记者 陈英)陕西人项某以为捕捉到了巨大的“商机”,在南京江宁谷里街道荆刘矿区内开了一家无证无照的诊所,然而当他准备赚个盆满钵满时,工商执法人员到来让他“美梦”瞬间破灭。

近日,南京江宁区工商局谷里工商所接群众举报称,在谷里街道荆刘矿区内有一家“黑诊所”。在检查现场,执法人员发现,这家“诊所”不过是一间不足7平方米的民房,没有行医许可证、营业执照和其他任何批准证书,各种医疗药品和一次性输液器摊得到处都是,还没有任何防护和消毒设施,食宿和诊治混在一起,环境极差。现场一位病患的家属反映,自己小孩发烧,在这里挂了好几天水都没有好。

据诊所老板项某交代,今年2月份他和老乡聊天得知,江宁谷里街道荆刘矿区内有大量的工人及其家属,因为矿区偏僻,大家有个伤风感冒或小外伤,都自己处理,不去正规医院看。曾在陕西老家卫生院干过一段时间的项某,立刻捕捉到了“商机”,于是,就来此开了这家“黑诊所”。

工商执法人员依法暂扣了项某的医疗器械和药品,并责令项某立即停止经营活动,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

190多元工资里 就有张百元假钞

快报讯(见习记者 陈泓江)蔡先生辞职了,和单位结算190多元的工资却有一张百元假钞。

“前天,我向单位辞职后,领导安排我到财务科结算工资,会计给了我190多元钱。”在市区一家化妆品公司做生产调度工作的蔡先生说,因数额不大,他当时没有在意看看钱的真假。离开单位不久,他在买东西时才发现其中有一张百元假币。

“这钱不是我给的。”蔡先生回公司财务科找会计,会计矢口否认。蔡先生又找到财务科领导反映情况。当蔡先生再次找到会计时,会计说是自己没注意搞错了。于是,会计将蔡先生手中的假币收回,重新给了100元钱。

■后续报道

嗑“瓜子黄杨”的原来是尺蠖

快报讯(见习记者 陈泓江)“毁害龙园中路黄杨的害虫叫尺蠖,我知道如何防治它。”昨天上午,省绿保生态生防研究所所长、高级农艺师王长军,来到快报为挽救遭遇虫害的黄杨支招。

王长军说,快报B8版昨报道《龙园中路“瓜子黄杨”遭虫“嗑”》一文后,他特意前往龙园中路看了看,发现黄杨上爬满了害虫尺蠖。“尺蠖是专门吃黄杨的害虫,春秋两季易高发。这种害虫在春季对黄杨的危害还不是很大,因为黄杨的叶子被吃掉后还可再发芽。若在秋季,黄杨将遭灭顶之灾。”王长军说,尺蠖有4厘米长,一般在4月中旬开始化蛹,时下正是防治的好时机,以敌百虫加水1:800~1000倍兑匀喷雾,或用细菌性生物农药苏云金杆菌水剂1:300倍或粉剂1:150倍,在晴天下午4点以后实施防治。

一家六口人,四个残疾,两个患病

一大家吃喝拉撒 全指着194元低保金

衣食无忧,对很多人来说,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但对于浦口区桥林镇滨江村的张吉中一家来说,这只是一个梦。张吉中一家4口全是残疾人,父母年逾古稀,均已疾病缠身,丧失劳动能力,全家每月只能靠194元低保金艰难度日。

一把掏出四本残疾证

前天下午,记者来到滨江村大胜组,一名村民指着一处平房说,那就是张吉中家,低矮的平房与周围的小洋楼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张吉中拄着一根拐棍,摸索着将记者领进家。屋内摆着一张床,床单上各种颜色的补丁差不多掩盖了床单本来的面目。

距平房七八米处是一处低矮的小屋子,便是他家的厨房,里面一间是张吉中父母的房间。走进这间小屋子,记者看到,屋子不足10平方米,一张破床占了半个房间,屋子仅容两三人转身。张吉中的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“家里实在不像样子,不能让你们坐下了。”

张吉中从抽屉里摸出一把证件,记者看了一下,竟是四本崭新的残疾证。翻开

这些残疾证,记者看到,张吉中是全盲,42岁的妻子郑永芹、22岁的儿子张祥和20岁的女儿张助萍均是智商三级。

张吉中说,这几本残疾证是两三个月前才领到的,到医院做鉴定的钱,还是好心人捐助的。“南京一名80岁的葛姓老人和70多岁的丁老太太春节前捐给我们600块钱,让我们到医院做鉴定,办理了残疾证”。

一名邻居说,张吉中的妻子和儿女因为智力问题,都不能干活,一家四口目前毫无生活来源,只能靠71岁的张吉中父亲务农维持生活,但张吉中的父亲患有高血压,眼睛也不太好,母亲则患了中风,还患有高血压。

上次吃荤菜是20天前

张吉中在1990年时害了一场病,一直没有治好,两年后眼睛就完全看不见了。现在他什么事也干不了,每天只能待在家里。

张吉中一家,一天三顿主食是稀饭,有时干脆三顿并成两顿。蔬菜是自家地里种出来的,荤菜是不敢想的,“上次我们家吃荤到现在应该有20天了,我们哪有钱买荤菜?只有儿子女儿实在饿得受不了,才会买点肉吃”。

张吉中说,家里有四亩地,全靠年迈的老父亲干,一家六口人全年的口粮全靠这几亩地。而今年,张吉中家连地也种不成了,因为老父亲年龄太大,感觉身体也实在吃不消了。“现在我们家六口人没有一个人有收入了,真不知这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!”

6口人每月“收入”194元

据了解,张吉中目前每月能领取194元低保金,而按照浦口区民政部门规定,低保户人均标准应该是180元。对此,张吉中解释,这是因为妻子和儿子以前一直没有办残疾证,村里也没有办法,幸好有好心人捐钱办了残疾证,“我已找过村里了,村里在证明上盖了章,可能下个月民政部门就会按规定给我们发放低保金了,按我们一家四口算,如果一个人180元,四口人一个月就是720元,如果能有这么多钱,日子就好过多了”。

前天下午,记者联系了桥林镇民政办,有关人士听了记者介绍后表示,他们已接到了张吉中村里的证明,下一步他们将会核定张吉中家的情况,一旦核实无误,民政部门会根据政策核发低保金。

快报记者 顾元森 见习记者 袁阳

蜜蜂想搬家“占领”老李家

老李夫妇弃家而逃,最后不得已喷杀虫剂把它们请走



李师傅采取措施后,大量蜜蜂死了 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昨天中午,家住中华门城堡宝塔山的市民李师傅,家中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——蜜蜂。成群的蜜蜂在李师傅家翩翩飞舞,李师傅一家只得在门外待了一个中午,到下午才把它们请走。

昨天中午12点10分,李师傅在家中小阁楼上休息,正准备打盹,突然听到门被蹭得咯吱咯吱响,还伴随着家里小“狗”“地球”的呜咽声。“‘地球’发生什么事了?”李师傅赶紧起床开门,只见“地球”直往屋里钻,而屋外则是四处飞舞的蜜蜂,开门后,蜜蜂往屋内钻,李师傅吓得赶紧把门关紧。

20分钟后,李师傅看到外面的蜜蜂渐渐少了,才开门下楼,到了楼下客厅中,李师傅顿时被眼前壮观的景象吓呆了。客厅光线较暗,白天也开着灯,灯管周

被清走,李师傅家门口的簸箕里面,上百只蜜蜂的尸体黑压压地挤成一片。这时,李师傅一家终于可以安心地坐在家吃午饭了。

徐大姐告诉记者,这些蜜蜂并没飞到邻居家,偏偏就往自己家里飞,“奇怪了,家里没有种养花草,也没有香味,更没有蜂蜜”。

邻居王大妈告诉记者,两年春夏交替时,宝塔山也有户人家出现了类似情况,而且后来蜜蜂在他家外面的水泥墙上筑了个窝。

快报记者 解璐 见习记者 张淑娟



如此走捷径,危险!

昨天上午11点多,一名行走在汉中路上的中年妇女为了抄近路,竟不顾来往的车辆攀越快车道中间的隔离栏,而将自己的安全抛在了脑后。

见习记者 陈泓江 摄

失业后 内向主妇憋成“话痨”

骂人、砸窗子、打老公,吓坏身边人

袭击丈夫、骚扰邻居,家住宝善街的徐月琴(化名)两年来因为精神疾病一度让周围的社区居民生活在惶恐中,在南通路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,徐月琴最近进入了祖堂山精神病院接受治疗,居民终于舒了口气。

近10年前,刚嫁到南通路的徐月琴,谁都夸她脾气好,把家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。过了两年,月琴生下了一个儿子。7年前,月琴和丈夫先后失去了工作,双双回到了家里,可月琴始终没和丈夫、亲戚诉过苦。没过半年,居民就发现月琴变了,经常端个板凳坐在家门口自言自语。丈夫高清江(化名)劝她出去找份工作,却多次遭到她的白眼,为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,他无奈承担起了做饭、洗衣等一系列家务。

可丈夫的操劳,并没有让月琴停止唠叨,相反还让她“话痨”加重了。除了吃饭、睡觉,在家门口骂人成了她从早到晚的工作,从这个邻居骂到

那个邻居,丈夫的规劝也屡屡遭到她的不满。

去年1月,丈夫高清江正在厨房准备着一家人的午饭,没想到身后的月琴操起一根木棍重重地打在了他的后脑勺上,他当场晕了过去……伤愈后高清江意识到妻子的行为失常,儿子也十分害怕和妈妈的相处,他和儿子无奈地住到了楼上,让妻子单独住在楼下。

分开住后,月琴常趁父子俩熟睡之际溜出家门,有时敲敲东家的窗户,发出一些怪叫,还操起砖块砸了邻居家的玻璃窗,不堪忍受的邻居纷纷找社区居委会诉苦。

丈夫几次要带月琴去医院,可她反复强调自己没病,不愿意出门。在她多次拒绝接受医治后,社区居委会请精神疾病专家上门为她做了疾病鉴定,并和祖堂山精神病院取得了联系。最近,徐月琴被送到了精神病院治疗,居民长舒了一口气。

实习生 韩勇 快报记者 周鹰

为儿子的抚养费起争执

离异八年 他们还打“生死架”

“4月7日,为讨儿子的生活费,我敲开了前夫王大民(化名)的家门。没想到,当着儿子的面,他把我打得肋骨骨折。”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卢萍(化名)流泪讲述事情的经过。但在附近另一家医院病床上的王大民,却委屈地表示:“她在扯谎!”双方均表示,这场冲突让他们很受伤。

讨儿子抚养费引发冲突

昨日上午,记者赶到迈皋桥医院,病床上的卢萍深深叹了口气:“1999年,我就和王大民离了婚,法院将儿子欢欢(化名)判给了我。根据判决,王大民每个月要按时将儿子200元的生活费打到银行卡上。但几年时间,他却先后改了几次银行卡密码。”4月7日,她发现前夫再次将支付生活费的银行卡密码改掉了,便于4月7日下午带着儿子上门追问,“当时他否认自己改了密码,但又不肯和我一起去银行查询”。

卢萍随后向王大民提了个要求,让他增加儿子的生活费。“但他一口拒绝了我。”卢萍说,随后她便被前夫推出家门。由于儿子还在门内,卢萍焦急万分,拼命敲门。“他突然打开房门,把我一脚踢倒在地,用拳头使劲往我身体上捶。儿子在一旁看到这种场景,吓得直哆嗦。”

在儿子的搀扶下,卢萍到医院拍片,被告知肋骨骨折。家人察觉出异样后,既心疼又气愤,当即前往王大民家理论。

女方:

大姐夫被拖进房间砍伤

“王大民的现任妻子告诉

我们,他不回家,但我们不信。于是,我爬到他家卫生间的排气窗上往里看。突然,两个黑影冲过来,抓住我的头发、膀子,合力将我拽了进去。我重重地摔到他家洗手间的地板上,感到头部被砍了。”卢萍受伤的大姐夫冯力(化名)情绪十分激动,“我反应过来后,才看清是王大民在拿刀砍我。但我已没有还手之力。”

“当时,我们在外面感觉不对劲。几分钟之后,房门被我们推开,我们冲进去,看到我老公已倒在血泊之中了。”卢萍的大姐说。经检查,冯力头部、颈部和背部分别有4道伤口,最长的一道伤口达10厘米。

男方: 他们是入室行凶

昨天下午,记者赶到王大民位于营苑西村的家中。记者看到,王大民的家门大敞,两名自称是王大民哥哥的中年男子正蹲在地板上,用力擦拭地上的血迹。“记者同志,你进来看看,家里都被他们砸坏了,我的弟弟和弟媳也被他们打伤,住进了医院。”在王大民哥哥的帮助下,记者联系到了王大民。

一见到记者,王大民就委屈得差点哭了出来:“他们讲得太滑稽了!明明是他人入室行凶!我根本没有把她大姐夫拖进屋殴打,是他自己爬进来的!”王大民表示,自从离婚后,自己每个月都会按时付给儿子生活费,这些已经在派出所做了笔录:“如果我所言有假,我完全可以负法律责任!”

目前,警方已介入调查。 见习记者 张颖